

漢代「移病」研究*

李建民**

本文討論漢代政治人物移病及其相關案例，即除了正常之告病假之外，尚有詐病以求某些政治目的一途。結論有三：第一、移病與稱疾之意相同，即以疾病作為藉口，它們通常是官吏求退或者謙讓的婉辭。但許多移病的案例顯示，政治人物往往藉由宣稱自己有病來操控人際關係、謀圖所欲或宣洩對現況的不滿。第二、政治人物自稱為病人，不一定即得到別人的認可。特別是有人想假借疾病的理由免去職務或其他徵召等。透過他人的問疾與否，問疾給予慰留或示警等過程之後，稱病者堅持或放棄病人的身份。換言之，病人的界定，並不完全經由醫學的診斷，而是一種人際權力關係互動的結果。第三、漢代官場上，不少人一生以病夫的形象出現，其生病與否往往反映了個人宦途的浮沉。以病不視事、不上朝，多半出現在一個人官運不順遂的時候。另一方面，政治人物以病夫的形象示人以無爭寡慾，事實上卻藏匿強烈的企圖心。這對了解漢代政治的運作生態，以及中國人的行為模式無疑是一條重要的線索。

關鍵詞：移病 稱病 問疾 醫療史

*本文曾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疾病的歷史」研討會(2000/06/16-18)宣讀。我感謝廖育群、李貞德、雷祥麟、傅大為、Hugh Shapiro、Judith Farquhar 等教授與審查人的指正。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兩個病人——引言

這篇論文旨在討論移病。故事的主角是活動在秦漢政治舞台的人物。他們藉著宣稱自己的病痛來操作人際關係，或以此抒發對難以控制的現況不滿，或借用陳述病痛來表達自己的意願、獲取利益。¹所以，移病往往與詐病同意，涉及了政治人物對疾病的運用。

如何判斷疾病的真偽呢？這也是歷來醫家所留意的課題，並且發展出診斷詐病的方法。例如，張景岳即說：「夫病非人之所好，何以有詐病？蓋或以爭訟，或以鬥毆，或以妻妾相妒，或以名利相關，則人情詐偽出乎其間。使不有以燭之，則未有不為其欺者。」²若一個人存心做戲，大概連醫生也難辨真假吧。我的興趣當然不在診斷歷史上各種類型裝病的真偽，而是關心傳統社會假借病痛處理人際關係的心態。本文，就從《孟子·公孫丑下》兩個病人的故事說起吧。³

孟子準備起身朝見齊王，齊王不知情而託疾召見孟子。齊王派人來說自己得了寒疾、不能吹風；如果孟子願意來朝，齊王則力疾臨朝。孟子即推辭：「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是真病還是裝病呢？漢人趙歧推測：「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所以，疾病只

¹參見林宗義、Arthur Kleinman 共編，《文化與行為：古今華人的正常與不正常行為》（沙田：香港中文大學，1990），〈序言·文化影響下的人際關係的處理〉。

²程如海，〈詐病考〉，《中華醫史雜誌》1991.2: 86-87。程文引張山雷的意見，詐病多在特殊的脈絡：「凡我醫界之從事於軍醫、保險醫、監獄醫、警察醫、工廠醫者，關於兵役之徵免，勞動之賑恤，保險之賠償，不得不注意詐病一門。」

³《孟子·公孫丑下》正文與歷來註解見〔清〕焦循，《孟子正義》（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頁 255-261。

是藉口罷了。⁴孟子稱疾不上朝，隔天卻到東郭大夫家弔喪。孟子弟子公孫丑批評孟子此舉不妥。孟子回答：「昔者疾，今者愈，如之何不弔？」不過，既然病好了，為什麼還不去朝見齊王？孟子弔喪的同時，齊王派人並醫生來問疾。孟子的從昆弟孟仲子一面欺哄來者說孟子已經上朝廷，另一方面派人半路攔截孟子，告訴孟子不要回家以免遇到齊王的使者，並勸他趕緊上朝。孟子仍然執意不上朝，暫時躲進了景丑之家。

景丑認為孟子對齊王不敬，並抬出了禮教質疑孟子稱疾不朝。「禮曰，父召，無諾；君命，不俟駕。」⁵景丑尤其不解：孟子本來準備朝見齊王，怎麼一聽王託病以後反而不去了？這與禮經所說是不相合的。孟子回答說：「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就是說，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後世理學家對孟子不合禮的行為解釋說：「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故其言如此。」⁶但孟子為何不借問疾朝見齊王？

其實，孟子不願朝見王而以疾辭或許是因為缺乏社會足以認可的方式所致。即使如此，當時的人如公孫丑、孟仲子、景丑等都不以為然。而齊王使人問疾，除了顧及禮數之外，或許有一探虛實的用心。疾病在上述的人際角力是一種不信任、充滿殺機的隱喻。

這篇論文所討論的「移病」，在漢代與「稱疾」、「稱病」、「謝

⁴ [清]焦循，《孟子正義》，頁255。

⁵ 按古禮，父親召喚兒子，「唯」一聲馬上即起身；君主召喚臣子，車馬還沒有準備好就啟程。相關的記載例如《論語·鄉黨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又云：「天子召諸侯，輦與就馬，禮也。」又，《禮記·曲禮》：「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玉藻〉：「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

⁶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頁243。

病」、「託疾」等同義，即以疾病為藉口，只是在假借疾病的方式有所不同。⁷我們先解釋「移病」的詞義及其相關的稱病個案。

二、病夫易室

漢代政治人物「稱病」的案例竟多達二百多則。傳統中國的政治權力與政治行為具有隱匿、封閉性的特徵。⁸政治人物有病（特別是重病），隱密自己的病情勿寧說是正常的，而主動公開、宣稱自己的病就非常值得玩味了。病人人會裝，巧妙各有不同。政治鬥爭的高手，往往知道什麼是該生病的時候了。

為了證明自己真的有病，口說無憑，而有「移病」的動作。唐代經師顏師古說：「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曰言以病移出，不居官府。」⁹移書者，即寫移書。按漢代官僚的文書系統，移書係仿正本謄錄文書之後使之運行，通常是以附件的形式。¹⁰《居延新簡》(E.P.F 22.80-82)的「病書」有云：「建武三年三月丁亥朔己丑，城北 長黨敢言之。迺二月壬午病加脾雍種，匈丈滿，不耐食飲，未能視事，敢言之。三月丁亥朔辛卯，城北守候長匡敢言之。謹寫移長黨病書如牒，敢言之。今言府請令就醫。」¹¹移病即正式申請病假。¹²大概漢代官吏以移病

⁷李建民，〈漢代「稱病」釋例〉（待刊稿）。這篇論文分析漢代「稱病」例二百多則。這一類案例，歷代有之。如《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十一〈疾〉所示，值得全面研究。

⁸王子今，〈論中國傳統政治形態的內在封閉性〉，《中國社會科學季刊》9(1994): 119-131。

⁹班固，《漢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頁1931。

¹⁰李均明，〈簡牘文書稿本四則〉，收入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3(1998): 317-318。

¹¹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新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爲手段的例子太多了，爲取信於人，除作書聲稱疾篤、必須就醫之外，或進一步搬出官舍，以示無法視事的心意。¹³移病往往是求退、去官的婉辭，但個案顯示的訊息並不只如此。病夫易室，借用醫生張景岳的話是：「人情詐僞出乎其間」。以下，是關於「移病」十則個案的分析。

例一、公孫弘（前 200-前 121）：弘少爲獄吏。家貧，牧豬海上。一直到四十餘歲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餘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不合上意，免歸：「武帝初即位，招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¹⁴漢代官員的病假以三月爲限，除非得到皇帝賜告，否則依例當免。¹⁵所以，移病往往是一種試風球，以試探皇帝真正的心意。公孫弘後來拜爲丞相，封平津侯。史書載其人外寬內忌，與他人有隙皆佯與之善，而後尋隙報復。殺主父偃、徙董仲舒等皆出其謀。之後淮南、衡山反，公孫弘又稱疾，這一次武帝慰留他，「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¹⁶

頁 483。關於居延病簡的研究初步見高大倫，〈居延漢簡中所見疾病和疾病文書考述〉，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編，《簡牘學研究》2 (1997): 94-100。

¹²廖伯源，〈漢官休假雜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 (1994): 233-236。

¹³關於漢代官吏的宿舍的最新研究，見廖伯源，〈漢代官吏休假、宿舍若干問題之辨析〉，《中國史學》4 (1994): 61-72。

¹⁴班固，《漢書》，頁 2613。

¹⁵廖伯源，〈漢官休假雜考〉，頁 237。另，據大庭脩的說法：「漢代官吏們既任官，只要沒有錯誤，就應該終身為官，不可隨意辭官。而且，如果因病連續三個月缺勤，即被罷免。不願為官時，可利用這一規定稱病而不任，此外沒有其他辦法。」見氏著，《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 473。

¹⁶班固，《漢書》，頁 2622。

例二、楊敞(?-前 74)：楊敞在昭帝給事大將軍霍光幕府。元鳳中，楊敞得知上官桀等謀反事，不敢奏上，乃移書言病：「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倉、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¹⁷上文涉及燕王旦的第二次謀反。¹⁸由蓋長公主、上官桀父子、桑弘羊等，結合燕王旦的勢力，密謀打倒霍光的政變。他們策劃由蓋長公主出面宴請霍氏，以伏兵暗殺霍光後廢昭帝迎燕王旦即位。結果，這件事被蓋長公主舍人知悉後告其父燕倉，燕倉又告知楊敞。楊敞怕事，不敢直接奏上，於是乃移病不知其事。但此涉及嚴重的造反大事，知者不能不報。燕倉乃告訴諫大夫杜延年。上官桀謀反失敗，事在元鳳元年九月。此事亦詳於《漢書·杜周傳》。¹⁹

例三、張安世(?-前 62)：張湯子。霍光死後，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另霍光子霍禹為右將軍嗣父封，霍光兄霍去病孫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情。然宣帝親政後，開始削奪霍氏一族之權，拔擢外戚史氏、許氏。張安世與霍氏有姻親關係，故戒盈滿之患：

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聞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寢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

¹⁷班固，《漢書》，頁 2888。

¹⁸西嶋定生，〈武帝之死〉，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3 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603-606。

¹⁹班固，《漢書》，頁 2662。

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²⁰

張安世參與機密大事，每每製造不在場的證明，而且很顯然是習慣性詐病。大概安世個性謹慎周密，所以沒有被人識破移病的機心。上面引文的「驚」字，與移病相同，都是佯裝的。

例四、弘恭（?-前47）：元帝時弘恭與中書僕射石顯共擅朝政。劉向、蕭望之等議罷退之，向下獄，及望之皆免官。結果，初元二年連連地震，劉向因災異赦，為中郎。劉向見機使其外親上奏：

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²¹

政治人物的移病大半是一種作態，特別是掌握大權的人並不是真正求退。移病出後多伺機復行視事。弘恭、石顯猜測上份密奏是劉向所為，便逼迫蕭望之自殺，劉向亦廢十餘年，直到成帝即位才復進用。

例五、疏廣、疏受：宣帝地節三年疏廣被選為太子少傅，不久之後徙為太傅，其侄疏受同時當少傅。兩人在位五年求退，

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²²

疏廣叔侄任職不過五年，但一旦在少傅之位，要求退官也是不容易的

²⁰班固，《漢書》，頁2649。

²¹班固，《漢書》，頁1931-1932。

²²班固，《漢書》，頁3039-3040。

事。因此，連續因病三個月不視事，大概是唯一被罷免的方法吧。疏廣「稱篤」未必真的病重，只表明了求去之心甚堅，所以並不接受皇帝的賜告。

例六、韓延壽(?-前 57)：韓延壽是昭帝時有名的地方官，他在淮陽太守、東郡太守任內皆有治績。入守左馮翊，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解官，

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關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欽然，莫不傳相教厲，不敢犯。²³

延壽引咎自責、但無意辭職，從其閉閣到開閣是一連串的計謀。「一縣莫知所為」，正點出了移病之後可能達到的視聽效應。

例七、蕭望之(?-前 47)：望之於地節三年以災異劾霍氏一族擅權，宣帝拜為謁者。之後歲中三遷，至丞相司直。後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上疏，徵入守少府，

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²⁴

望之移病明顯是不滿職位的安排，宣帝也了解其意而予以慰留。移病

²³班固，《漢書》，頁 3213。

²⁴班固，《漢書》，頁 3274。

者即假借述說病痛來表達自己的意願，使外在的情況能有利於自己的需求。

例八、朱博(?-前 5)：上面提到移病者利用病痛謀利，而且也隱然形成一種禮俗。朱博新任琅邪太守，齊郡曹掾集體移病，

齊郡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²⁵

如上所見，一群掾史在家裝病等新來的長官問疾表態，文中的「病吏」未必真的病了。而且，裝病只是部份的掾史，朱博召見諸曹史書佐等擇可用之人而把移病者換掉。所謂「出教置之」，顏師古云：「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²⁶ 裝病的掾史原本期望新到的長官「遣吏存問致意」之後即就職，想不到卻弄巧成拙。

例九、王莽(前 45-23)：王莽一生可謂善用移病以為進退。例如漢成帝死，哀帝即位，王政君的勢力旋為哀帝的祖母家傅氏和母家丁氏所壓倒，王莽暫時罷政：

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群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

²⁵班固，《漢書》，頁 3400。

²⁶班固，《漢書》，頁 3400。

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²⁷

王莽移病旨在試探主意，哀帝挽留、王政君示意之後本來即可收場，但傅太后從中作梗，王莽再度求退。最後莽被遣回國（即本封的新都，即今河南），杜門自守三年，在隱忍中等待機會復出。

又例如，元始四年朝廷要為王莽加「宰衡」之榮譽，莽再度辭讓，裝病求退，其演技高超，就連王政君也動容：「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胥事邪？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²⁸王政君周圍的人再次表態擁護之下，「莽乃起胥事」²⁹，並接受宰衡的稱號。

例一〇、孫懿：孫懿為東漢安帝時的太史令，本欲應試補尚書令，翟酺自恃才高，用計詐以禍將臨懿之身：

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³⁰

孫懿移病單純為了避禍，逃避試補大概有虧職份，但有了移病的藉口似乎也就心安理得了。

如前所述，漢代關於「稱病」相關的案例極多，筆者以上僅摘錄「移病」的史料做初步考證。按正規，官員稱病大概都需要移書言病

²⁷班固，《漢書》，頁 4041-4042。參見張蔭麟，《東漢前中國史綱》（重慶：青年書店，1944），頁 280-292。

²⁸班固，《漢書》，頁 4067。

²⁹班固，《漢書》，頁 4068。

³⁰范曄，《後漢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8），頁 1602。

吧。以疾病求退、避禍的確是很好的藉口，但漢代移病的個案顯示裝病求退、不出有權謀化的傾向，如上所見，楊敞、張安世、韓延壽、王莽等案例即是。以移病表辭讓，有時是以退為進。做這場戲，當然，除了有人自稱患病以外，還要有人問疾慰留才演得下去。

三、移病與問疾

什麼是「病人」？除了醫生診斷確定之外，一個政治人物自稱有病，並以此免去職務或其他相關徵召，政治運作也有其認可的程序。移病者往往是裝病，疾病只不過是他們的藉口。妙在他人不予點破而默認。在我所說的故事裡，所謂「病人」往往是透過問疾過程的人際互動而成立。

移病者公開自己的病情，無非是想釋放他們對現況不滿、不安的訊息。在上位的人多半給予賞賜、問候。如皇帝透過問疾試探病人的願望。舉例來說，張禹(?-前5)在成帝即位後，以帝師賜爵關內侯，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而當時王鳳權傾內朝，禹內不自安屢屢稱病求退，皇帝「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³¹天子給足了張禹面子，病也不能一直裝下去。而張禹無疑是稱病的高手，

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床下，禹頓首謝恩，〔因〕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

³¹班固，《漢書》，頁3348。

即禹床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³²

躺在床上所提出的要求，大概特別令人難以拒絕吧。張禹每次生病即將自己食飲寢臥之增損³³對外透露，到底存何機心？他病中為自己的女兒、兒子向皇帝求情，老謀深算，不著痕跡，可以說是苦心孤詣。

許多官吏以病免，但稱病者多詐偽，真正有病的人有時反而不敢以病辭退。如鄭崇諫傅太后從弟喬封侯，「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³⁴崇得罪權貴董賢，即使有病想藉以退官大概是不被允許的。所以，移病是否被接受是透過他人問疾的態度而確定的。爰叔用計推薦董偃給武帝即是一例。

董偃是武帝姑館陶公主的男寵。爰叔與之善。偃因私侍公主恐誅，爰叔獻策請公主稱疾，「上往臨疾，問所欲」。武帝當然知道疾病不過是公主的藉口。「問所欲」一句，點出了這一類稱病的目的。移病成不成功，要看問疾者是用安慰或懷疑的口吻了。公主不言所欲言，顧左右回答武帝：「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公主費如此大的力氣主要是要引見董偃給武帝：

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

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

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³⁵

主人翁即董偃之名號。武帝深知公主用心良苦，也跟著做戲一番。

館陶公主無疑是裝病，但透過武帝的問疾而取得「病人」的身份。

³²班固，《漢書》，頁 3350。

³³班固，《漢書》，頁 3351。所謂「輒以起居聞」，顏師古云：「謂其食飲寢臥之增損。」

³⁴班固，《漢書》，頁 3256。

³⁵班固，《漢書》，頁 2854-2855。

武帝問疾時希望公主身體趕快復元，並且滿足她的請求。類似的例子不少。例如，章帝採尚書張林建言行均輸之法，朱暉不肯署議，「因稱病篤」，諸尚書乃共彈劾。「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³⁶引文提及「帝意解」說明了皇帝對臣下裝病的意圖有所體諒。又，張禹(?-113)在安帝時數上疾求退，皇帝「詔遣小黃門問候，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³⁷又，龐參(?-136)於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次年敗于先零羌，「參於道所敗。時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³⁸在漢人眼中「稱病」有些的案例與「詐病」同義。不過，後龐參為遼東太守，「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這次稱疾與上次一樣或許是裝病，但皇上「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³⁹龐參先後稱疾，待遇大不同。

如上所述，皇帝透過問疾、賞賜允許稱病、上疾者的請求。移病者的策略是，以暫時離開權力領域，進而藉由上位者的問疾創造出雙方在私領域（如臥榻旁）互動與協商的空間。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漢代對丞相問疾有禮制可循，「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⁴⁰另，翟方進被賜死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

³⁶ 范曄，《後漢書》，頁 1460-1461。

³⁷ 范曄，《後漢書》，頁 1499。

³⁸ 范曄，《後漢書》，頁 1689。

³⁹ 范曄，《後漢書》，頁 1691。

⁴⁰ 班固，《漢書》，頁 3280-3281。

以丞相不起病聞。」這裡的「上病」不是丞相真的有病。所謂「丞相不起病聞」，則是皇帝所恩賜。按天地有災異之變，丞相自殺之程序：侍中為使者測告殃咎，使者離開後，丞相即上書告病，使者回到京內，尚書即報告謂丞相重病不起。顏師古亦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贈棺、棺斂具，賜錢、葬地。葬日，公卿以下會葬焉。」⁴¹

百官稱病，皇帝透過問疾、賞賜予以慰問。而下屬也往往藉由問疾的好機會阿諛、奉承上司。漢代有二則最膾炙人口的問疾故事。其一，漢文帝病癱，鄧通為皇帝吮膿血。「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癱。太子嗽〔齧〕癱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殆，繇是心恨通。」⁴²鄧通謹身以媚上，連孝子色難的事都做，故名列「佞幸」之林。其二，陳萬年(?前44)便是靠問疾升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⁴³結果，萬年竟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萬年問疾疑非真心：

萬年嘗病，召〔陳〕咸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萬年乃不復言。⁴⁴

蚤，古諂字。萬年病中教子以諂媚之道，不知是否與其問疾於丙吉的經驗有關？

⁴¹班固，《漢書》，頁3424。〔清〕孫星衍等輯，《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71-72。

⁴²班固，《漢書》，頁3723。

⁴³班固，《漢書》，頁2899-2900。

⁴⁴班固，《漢書》，頁2900。

所以，從一個「病人」被問疾的情況可以探測其身價高下。晉文經、黃子艾裝病求名的個案可證：

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養病，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符〕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達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⁴⁵

若符融不予揭穿晉文經、黃子艾藉病邀譽的騙術，透過好事者不斷的問題，無疑確定了二人病夫的形象。

上一節的移病案例顯示，移病者有權謀化的傾向。因此，問病的人也想藉由探望病人一窺虛實。我們就從吳王劉濞（前 215-前 154）的例子說起吧。

吳王劉濞為高祖兄喜子。文帝時因吳太子為皇太子擊殺，遂稱疾不朝：

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反）〔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⁴⁶

⁴⁵范曄，《後漢書》，頁 2232-2233。

⁴⁶班固，《漢書》，頁 1904-1905。

吳王詐病，文帝當然知道而且刻意揭露其偽。但吳國使者勸文帝不可逼之太甚。文帝採納使者之議。但到了景帝，朝錯上削藩之策，有云：「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⁴⁷吳王詐疾是人盡皆知，不過當他準備謀反時，使應高說服膠西王卬共同舉事，仍堅稱自己有病：「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⁴⁸所謂「內疾」，顏師古云：「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⁴⁹意思是說，吳王並不是裝病，只是他的病不是有徵候顯現於體表罷了。按古禮「君命不俟駕」，吳王凵唯有堅持身有內疾，才能取得長期不朝的正當性。

吳王凵以內疾名義裝了二十餘年的病，始終得不到皇帝的信任。但也有弄假成真的案例。王皇后(?-23)，王莽女，立為皇后。始建國元年莽稱帝後，改名為安定公太后：

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嫕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祿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⁵⁰

王皇后裝病，王莽當然知道她稱疾不朝的原因。但皇后稱疾並不被王莽所認可，且進一步被逼婚。平帝死後，王莽希望皇后嫁給孫建世子，藉機問疾，皇后一怒竟發病不起。

王皇后與王莽因有父女關係，所以皇后發病後莽即不再勉強她了。以下二例卻是經人不斷偵測，無法達到以病辭退的目的。韋玄成(?-前36)，韋賢少子。宣帝時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後因

⁴⁷班固，《漢書》，頁1906。

⁴⁸班固，《漢書》，頁1907。

⁴⁹班固，《漢書》，頁1908。

⁵⁰班固，《漢書》，頁4010-4011。

父死不願嗣父爵位，

〔韋〕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奉）〔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⁵¹

玄成佯裝狂癡之疾，可謂唱做俱佳，其「臥便利，妄笑語昏亂」，顏師古曰：「便利，大小便。」⁵²玄成遺其大小便於臥床之上，無非想取信於人。儘管玄成固辭不就，且有如此逼真的演出，終被查驗是詐疾而無法奏效。此外，東漢樂恢初仕本為郡吏，後徵拜為議郎，入為尚書僕射。奏劾竇憲黨徒不遺餘力，其妻屢勸無功。「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樂〕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⁵³竇氏當政，對樂恢以病退官雖表慰留，但俟恢再次表態辭退後即如其所願。樂恢的病無疑只是藉口。唯竇憲不因其稱疾即鬆手，後暗中支使州郡脅迫逼樂恢飲藥自殺。

裝病的目的本來是稱病者為了借病來操縱他人，但也有自討沒趣的失敗例子。舉例來說，霍禹（?-前 66）因宣帝繼位後日削其權，因怨稱病不朝，「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勸之，「禹默然。數日，起視事。」⁵⁴霍禹得的是心病。按前引的例證，大臣有疾，天子應問疾、慰問甚至賞賜，但霍禹的例子只有其故長史前來關心。霍禹自

⁵¹班固，《漢書》，頁 3108-3109。

⁵²班固，《漢書》，頁 3109。

⁵³范曄，《後漢書》，頁 1478。

⁵⁴班固，《漢書》，頁 2953。

稱有病，自起視事，其落寞可知。於是，這奠下了霍禹廢帝自立的陰謀。又如新莽時代的王良，屢徵不仕。建武年間雖先後任諫議大夫、沛郡太守、太中大夫等職，但後來也以病歸不願當官，「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苦疾，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⁵⁵王良屢屢稱病，卻又答不出生什麼病。

利用問疾案驗稱病者之虛實，這一類的個案極多。其中楊政、橋玄問疾的案例，最為激烈。楊政為東漢經師，從范升受《梁氏易》。章帝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時帝婿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楊政〕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床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⁵⁶

馬武裝病是為了試探楊政的誠心，未料，楊政問疾之道竟是直接登其臥榻、推倒馬武並抓著他的手臂叱責起來。楊政既不裝聾作瞶、床下求教，也不旁敲側擊、後發制人，而採用奇襲的方式驚動四座。

另外，東漢橋玄(109-183)逼人就範的例子也值得一提。玄在漢陽太守任內，「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怒，詎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⁵⁷這種求才的手段，連橋玄旁邊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⁵⁵ 范曄，《後漢書》，頁 933。

⁵⁶ 范曄，《後漢書》，頁 2552。

⁵⁷ 范曄，《後漢書》，頁 1695。

以病退官或不受徵召，在漢代是常有的事。有些問疾者相逼太急，幾乎不給裝病的人留退路。東漢張湛建武年間以病乞身，並用苦肉計，「湛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⁵⁸張湛自陳病重，並在廟堂之上遺大小便，其辭退之心大概更甚前述的韋玄成吧。

總結本節所述：問疾有慰問與偵測兩方面的作用。因此，「病人身份」成爲探病者與自稱爲病人者之間權力互動的場域。透過他人的問疾，稱病者獲得「病人」的身份（如館陶公主例）。或者，經過他人窺探病情後，裝病的人放棄「病人」的身份，起而視事（如霍禹例）。在上述的案例裡，醫者並不壟斷對疾病的詮釋權，往往只扮演了配角的地位。也就是說界定病人，在本文的脈絡裡，並不是經由醫學所認定，而是人際互動的結果。

四、餘論——病夫治國

本文考證漢代政治人物「移病」及其相關的案例，即疾病的社會與文化用途(social and cultural uses of diseases)。初步的結論有幾方面：

首先，移病與稱病、謝病、託疾意思相同，是漢代官吏、士大夫去官或謙辭的用語。移病即移書言病，另外一種說法是以病移出、不居官府。移病者的策略即以離開權力領域的動作，而達成一個權力操作的功能。因此，移病雖然是求退的婉辭，但一個人以疾病作爲藉口，進一步有表達意願、抒發不滿或操縱人際關係的效果。不少移病的案例顯示政治人物用裝病表達辭讓的權謀特質。

其次，政治人物自稱有病，不一定會得到他人的承認，即使利用

⁵⁸ 范曄，《後漢書》，頁 930。

移病的方式。透過他人的問疾與否、問疾給予慰留或警示等過程後，稱病者堅持或者放棄「病人」的身份。疾病在此不是本質的存在，而是往人際權力互動的方向傾斜。

最後，政治人物宣稱自己有病表示謙退，往往暗藏著強烈的企圖心。漢代官場上，有些人一生以病夫的面貌出現，其生病與否反映了個人宦途的浮沈。多半的例子是，一個人官運不順遂的時候，同時也移病辭官。這其中，張良一生抱病更是特例。然則，他是真病抑或裝病？早被太史公識破。歷來評《史記》者也知道張良是運用病做為煙幕，而他躲在幕後運籌帷幄。吳汝淪便評說：〈留侯〉一篇「多病以著其免於猜忌」。⁵⁹以病夫的形象示人，並進行政治上的操弄，這對了解漢代政治生態和中國人的行為模式是一條重要的線索。

⁵⁹阮芝生，〈論留侯與三略〉，《食貨月刊》（復刊）11.2（1981）：11。

徵引書目

- 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1991，《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子今，1994，〈論中國傳統政治形態的內在封閉性〉，《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總第9期。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1990，《居延新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 安作璋、熊鐵基，1985，《秦漢官制史稿》，濟南：齊魯書社。
- 西嶋定生，1993，〈武帝之死〉，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
- 朱熹，1986，《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
- 阮芝生，1981，〈論留侯與三略〉，《食貨月刊》，復刊第11卷第2期。
- 李均明，1998，〈簡牘文書稿本四則〉，收入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第3輯。
- 林宗義、Arthur Kleinman 共編，1990，《文化與行爲：古今華人的正常與不正常行爲》，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 范曄，1978，《後漢書》，臺北：洪氏出版社。
- 高大倫，1997，〈居延漢簡中所見疾病和疾病文書考述〉，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編，《簡牘學研究》，第2輯。
- 班固，1975，《漢書》，臺北：洪氏出版社。
- 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1990，《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
- 張蔭麟，1944，《東漢前中國史綱》，重慶：青年書店。
- 程如海，1991，〈詐病考〉，《中華醫史雜誌》，第2期。

焦循，1988，《孟子正義》，臺北：文津出版社。

廖伯源，1994a，〈漢官休假雜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5 本第 2 分。

廖伯源，1994b，〈漢代官吏休假、宿舍若干問題之辨析〉，《中國史學》，第 4 卷。

Beware of Pity: The Rhetoric of Illness in Han China

Jianmin L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use of illness as a political tool in Han China, focusing in particular on cases of *yibing* 移病 (“illness as excuse”) and *chengbing* 稱病 (“proclaiming illness”), polite phrases used by ministers who asked for retirement from or deferment of official posts. The large number of such cases shows that political figures often used illness to contro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r to publicize thei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tatus quo*. Not everyone condoned the use of illness as an excuse to avoid summons or to quit their jobs, and expressions of condolences or warning during visits to the “patient” could lead the “recuperating official” to recover his health overnight.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power interactions, not medical analysis, determined whether or not one was “ill.” Physical health often reflected the highs (healthy) and lows (sick) in an official career. Not a few ministers were “in poor health” throughout their official careers. Other political figures used the mask of the “sick man” to portray themselves as non-competitive, unassuming types in order to hide their driving ambitions. In sum, an appreciation of the rhetoric of illness in Han politics helps us to understand both the place of illness in Han official

culture and the pattern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t that time.

Keywords: Han politics, political rhetoric, history of illness